

(波) E·艾季格伊 著

尹明华 译



有伤疤的人

群 众 出 版 社

有伤疤的人

[波] E·艾季格伊著

尹明华译

群众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译自苏联1974年俄文版《外国侦探小说》

有伤疤的人

【苏】E·艾季格伊著尹明华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安顺地区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5印张 134千字

1981年12月第1版 1984年5月贵州第2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67·238

印数：85001—162000册 定价：0.46元

內 容 提 要

两个蒙面的匪徒，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围绕着采哈诺夫县城作案近三十起，抢劫了现款上百万兹罗提，甚至发展到开枪杀人，严重威胁着居民的生命与财产的安全。

县公安局多方搜捕罪犯，劳而无功，只知道两个匪徒中的高个子额头上有一道显眼的伤疤，故将此案命名为“有伤疤的人”。

某村派出所所长赫沙诺夫斯基上士原是一位老公安人员，他不甘心做生活的落伍者，因此努力补习文化，打算到公安干校深造。当匪徒在他的管区杀人之后，主动要求参加侦破此案，他凭着多年的工作经验，运用演绎推理法，仔细研究历次作案材料，逐步找到线索，几经周折，终于查明伤疤的真相，将强盗拿获归案。

目 录

第一章	数学课·····	(1)
第二章	犯罪现场·····	(11)
第三章	“这是鬼”·····	(21)
第四章	“梯形”发式·····	(36)
第五章	上士开始侦查·····	(55)
第六章	又一次抢劫·····	(68)
第七章	拜访教堂神甫·····	(81)
第八章	在“雅吉隆卡”咖啡馆的相遇·····	(92)
第九章	列文多夫斯基中尉的失误·····	(105)
第十章	猎物与猎手·····	(119)
第十一章	“两个伤疤”·····	(132)
第十二章	法网难逃·····	(147)
第十三章	“小手指头”招供·····	(158)
第十四章	日维尔斯基大尉参加赌斗·····	(174)
第十五章	没有伤疤的人·····	(185)

第一章

数 学 课

遥远的地方，几条狗在此起彼伏地吠叫着。夜色清朗，寒气袭人。那是九月下半月常有的情景。顿布罗夫村的家家户户早已熄灯就寝。这倒并不稀罕：时间相当晚了，业已接近午夜，而明天又是一个紧张的工作日，需要刨土豆、收甜菜，还得把甜菜运到最近的糖厂去——送进采哈诺夫县城。这正是秋日苦短，分秒必争的季节呀。

唯独村子尽头那幢新房的两扇窗户里还亮着灯，这儿紧靠通向采哈诺夫城的公路。门灯照着一块椭圆形的牌子，上面有鹰的图象和机关名称：“顿布罗夫村民警派出所”。

宽敞的房间用半截板墙隔开了来，进门不远放着两条长凳，板墙后面是两张并在一起的桌子，几条凳子和电话。房间深处另有一个门，上面的小牌子上写着“所长办公室”。

桌旁坐着一个男人，穿着相当旧的制服，佩着民警上士肩章，衣服敞开。他大约四十多岁，浓密而略带斑白的头发向后梳着，显然需要理一理发了。他的长方型的脸上布满了皱纹，不知道是生活感受留下的痕迹还是由于习惯不好——看书时皱眉蹙额的结果。

在这个身穿民警制服的人的面前，放着一本翻开了的书、笔记本和钢笔。上士低声诵读，看来正在竭力理解课文

的内容：

“‘等腰梯形有A与B两个底边，A底大于B底，试问梯形的高H和侧边P各该多长才能在这个梯形内画一个内切圆。’见鬼！”上士骂了一句：“这样的题真想得出来！怎么也搞不懂。”

他又念了一遍题。从那富有表情的脸上看得出来，他仍然茫无头绪。他聚精会神地注视着课本，脸上的皱纹显得更深了。他几乎已经能把题背下来：“等腰梯形……”

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什么东西响了一下。有人把自行车靠在墙边，紧接着一个民警走进屋来，那是个戴着班长领章的年青人。他用胳膊肘支着板墙说：

“一切正常。我转了一圈，不但咱们村，连札基塞和柳堡町全看了。到处都是静悄悄的。”

“商店都上门啦？你检查了吗？”

“检查了。咱们村和柳堡町都照章办事，两把锁一根门。可是札基塞村只有一把锁，门到现在还没有，而他们那个锁，随便用个小铁条就能马上捅开。”

“这个茹别索维茨真让我讨厌死了。跟他讲过多少次，商店应该好好上锁，他就是自行其是，还说：‘没有人偷我。’等我写个报告，送到采哈诺夫县委员会，罚他一千兹罗提，马上就变聪明了。”

“嘿，这太过分了。”班长皱着眉头说：“我上他那儿去了一趟，我问：‘为什么商店又不按规定上锁？’他回说：‘可我三个月前就跟县合作社订购了大门锁，到现在还是没有。’他还请我转告所长，来了做学生制服的好料子，就是您爱人要的那种，他给您留了几公尺，说：‘让所

长早上到我这儿来看看。’而我们这个所长只知道学习再学习。”

“你当然好笑罗，你是中学毕业生嘛。而我却要补上过去的岁月。再有几个月就举行毕业考试，留了那么多作业题，头都大了。”

“中学课程我觉得挺容易。”

“因为你年轻，不象我这么大岁数。年纪越大越困难。你自己将来会明白。”

“我学到的东西，足够这辈子用了。”

“我以前也这么想过，那时候我年轻而且愚蠢。”

“老实说，我不懂，您急着要这个毕业文凭有什么用，您这么大岁数了，不客气地讲，管什么呀？”

“非要不可！只要你口袋里有文凭，所有的大门都向你开放。拿你来说，在这儿——顿布罗夫村再干个两三年，就会把你调进城去。如果你愿意，可以到希特鲁，上军官学校。瞧吧，再在那儿学几年，我这个老头子就该给你敬礼啦。万一公安工作干腻了，你可以再进一个训练班，或者读函授大学，到处都能找到工作。而我呢？还得在这个小村子里，当只有三个人的派出所所长。但是，十八年前我却领导过县公安局呢。”

“在这儿？在采哈诺夫吗？”

“不，离这儿很远。在奥德河上的一个县城。”

“怎么啦？受到纪律处分了？”

“那倒没有。只不过当时是四十年代，在收复的西边国土上筹建公安局。一开始，凡愿意干的都录用，只要勇敢、机灵。后来，晚些时候，去的就都是受过教育的人、军官。

再以后，就只任命在希特鲁公安干校毕业的人去担任公安局的领导工作。对于象我这样超龄的人怎么办呢？或者发退休金，或者给个无足轻重的职务。确实，时代不同了，现在没有受过专业教育的人就担负不了重要工作。正因如此，我首先必须取得毕业文凭。”

“以后还去希特鲁干校？”

“那我自然不反对罗，可是人家收吗？”

“您和少校谈过没有？”

“曾经跟他提到过。少校是自己人，他大概不会给我出难题。当然，我最好参加三年制的函授班学习。上两年制的讲习班，年纪嫌大了点。但少校自己也作不了主，他只能推荐一下。通常总是僧多粥少，甚至省公安局也不得不动动脑子，考虑派谁去好。”

“无论如何，少校在这件事上总会帮忙的。”

“他是否乐意帮忙也还是个问题。”

“有什么不乐意的呢？”

“我年纪大了点，已经满四十五岁啦。从工作的利益出发，总是要求提拔年青人。当然，对我们这些老同志谁也不会直接说出什么，但我自己心里有数。何况他们的考虑也是对的。”

“可是您服务了这么多年，还得过两个十字勋章，好多奖章。”

“当然，这一点人们是会考虑的。但是，我的十字勋章也好，被白匪打穿的肺也好，一切都成历史啦。有些年轻一点的人，就在不久前出足了风头。”

“我听说，省局领导发指示，还提到过我们，说我们是

全县最好的派出所。”

“那又怎么样呢？做一个三人派出所的所长，这不是什么难事。周围的老百姓安分守己，人们埋头种地，生活不错。不象在华沙，那儿有个中士，夜里一次就逮了四个歹徒，送到总局。假如他有毕业文凭，马上就能进军官学校，他可比我小二十岁呐。”

“我知道这个奥热戈夫斯基，是在《讲坛》报上看到的。他的运气好，这些匪徒不熟悉华沙。他们想在一个小胡同里结果了他，没想到那儿有个军事机关。奥热戈夫斯基真走运。”

“总而言之，他冒了生命危险，表现出勇气和胆量，现在大家都认为他是个好样儿的。”

“大家也认为您是个好样儿的，我想，您进干校不会有什么困难。”

“谈论这个有什么意思，现在主要的是文凭，我无论如何得拿到手，一切都不是那么简单。”

“这个学校在什么地方？我到采哈诺夫去过多少趟，从来没有见过。”

“离车站不远，在解放大街。这不是中学，是成年人进修的专科。”上土的声音里充满着自豪感：“现在的教材这么难，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去通过那些考试。瞧吧，譬如今天，我念啊，念啊，可一点也不懂。你听听看：‘等腰梯形有A与B两个底边，A底大于B底……’整整折腾我一个小时啦，就是没法往下做。”

年轻的民警把手伸过短墙，拿起书来，立刻沉浸到习题的已知条件里去了。

“我们先得画一个等腰梯形。”他建议。

“这个我早画了，下一步呢？”

“下一步？我们知道有这么一个定理：四边形只有在两组对边的和相等时，才能在其中画内切圆。”

“见鬼！”上士抱着脑袋说：“完全忘光了。再往后呢？我有点不太明白。”

“您想想看，所长，”年轻的民警显然很乐意扮演老师的角色。“我们已经知道 $2P = A + B$ ，即 $P = \frac{A + B}{2}$ 。”

“对。”上士表示同意：“可是这也没有说明问题。”

“正相反。现在如果您在梯形的底边上画两条垂直线，这样，它们就将梯形分成了三个部分，对吧？”

上士拿起铅笔，画了两条线。

“这样，我们就有了……”年轻人的情绪越来越高：

“我们就有了一个矩形，两个直角三角形。它们将梯形的下底分成三段。中段与上底边 B 相等。由于其它两段相等，所以每段都等于 $\frac{A - B}{2}$ 。”

“对，对。”所长连连表示赞同：“不错。”

“现在看这个三角形。它的斜边是 P ，一个直角边是 $\frac{A - B}{2}$ ，另一个直角边是 H 。”

“对，是这样。”上士予以肯定。

“现在我们运用勾股定理会得出什么呢……”

上士的脸由于笑容而显出了光彩。

“懂了。”他说：“如果梯形的侧边是算术平均值，高

H是两底的几何平均数，那么在上下底为B和A的等腰梯形内，可以画内切圆。”

“完全正确。”这一回是年轻人称赞地肯定。

“没有你帮忙，我怕一辈子也算不出来。”

“哪儿的话，题并不太难。”

“你说得这么轻巧，那是因为毕业证装在你口袋里，这些题你早就做过。”

上士看了看表。

“马上就十二点了，”他说：“走吧，到我屋里沙发上躺一会儿去，我还要再坐三个钟头，等我做完题喊你。”

“您为什么老在夜里学习呢？白天头脑不清醒些吗？”

“那倒是。”上士同意，“可是我家里有老婆，还有三个孩子，而且白天经常有些刻不容缓的事情要办。夜里却十分清静，没有事分心。这些年我也习惯了。到五月份，到考试，怎么也熬得过去，只要能考好就行。你真行，脑子特别好！”

“我在学校里学数学一直就比较容易。”

“如果你现在对法律条文也这么熟悉……”

“那可难多了。”

“而我宁愿考规章条例。”上士说：“好，走吧，去睡两个钟头。”

民警班长走后，上士复习了一遍算过的题，以便更好地掌握它。然后又转向下一题。

但是，顿布罗夫村的派出所所长赫沙诺夫斯基上士，命中注定这一夜不能用来做数学了。同样，民警卡兹别列克虽然得到了上级允许，在值班时间可以小睡片刻，却也没有睡

成。

突然间，大门“呼”地打开了，一个穿浅色外套的男人闯进值班室来，他神色疲惫，满脸是豆大的汗珠。

“出什么事了，村长？”

进来的人默不作声，大张着嘴喘气，好不容易才说出话来：

“抢案！劫了商店，女售货员死了，被打死啦！”

“米哈略克·安东妮娜？不可能！”

“就是米哈略克·安东妮娜！”村长的声音已经恢复了平静：“她被用枪打死的，商店的货款也全被抢走了。”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我是一个钟头以前知道的，费里克霞克从采哈诺夫回来，他注意到商店还亮着灯，门也开着。他过去一看，发现安东妮娜躺在地板上，他想去帮她一把，可是她已经死了。他马上找我，我刚看完现场，就蹬上自行车奔您这儿来了。忙得我差点没憋死。她中了两颗子弹，正打在心脏上，当时就死了。这一点我懂，在前线看见过死人。”

上士十分冷静。武装抢劫，凶杀——这一类事他作为乡村派出所所长还没有在实际工作中碰到过，但很清楚应该怎样做。他摘下话筒，开始使劲地摇电话机的摇把。在顿布罗夫这样小的农村居民点，要打电话只有在邮局开门的时候才行。但公安机关和县中心却没有经常的联系。因此，不一会儿，赫沙诺夫斯基就吩咐说：

“给我接县公安局！”

“.....”

“值班员吗？顿布罗夫村民警派出所报告：我是赫沙诺

夫斯基，我刚得到报告，小格拉别尼察村发生了抢案，乡合作商店被劫，售货员米哈略克·安东妮娜被杀。小格拉别尼察村村长巴维尔刚来报案。他在这儿的派出所里，他亲眼看见安东妮娜已经死了。毫无差错。”

听完答复后，上士复述命令：

“是，明白，立刻前往现场，保护现场一切痕迹。等待侦查小组勘察。我随身带工作人员一名——民警卡兹别列克。”

显然，卡兹别列克还未入睡。这样不合时宜的电话交谈引起了他的兴趣。他进入房间正好听到上级说的最后一句话。

“骑摩托车去吗？”

“对。到小格拉别尼察村有六公里远，准备好车，顺路喊一下里索夫斯基，告诉他叫他到派出所值班。我们肯定比侦查小组先到，等他们做好准备工作再赶来，早过去一个半小时了。村长，可惜我们不能把您带着一起走，我们的摩托车没有车斗。”

“我怎么来的还怎么回去，蹬我的自行车。现在还忙个什么劲呀。”

“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呢？”

“我已尽我所知全说了。费里克霞克通知我发生了抢案，我一看女售货员被打死了，就拚命向你们派出所跑，妇女们想救安东妮娜，可是谁也救不了她啦，无论是医生还是教士。”

“这一来，所有的痕迹全得给踏平了。”上士吃惊地说。

“哪里会有什么痕迹哟！只不过打了她两枪，把钱搜走了而已。”

卡兹别列克不再听他们谈话，赶忙跑了出去。一会儿街上传来发动机的怒吼声。上士扣上制服扣，佩好武装带，没有关灯，便走出屋来。

青年民警骑着摩托车正在大门口等他。所长刚在后座上坐好，摩托就冲了出去。

巴维尔村长吃力地骑上自己的自行车，在他们后面紧蹬起来。

寂静重新笼罩了整个顿布罗夫村，甚至连狗也叫得疲倦乏味了，慢慢安静下来，在自己的小窝里睡去。

第二章

犯罪现场

散落在小格拉别尼察村的农舍，沿着公路绵延了差不多有一公里长。在村子西头与涅兹堡毗邻之处，有一座相当大的商店。这商店还连接着一个堆放燃料与矿物肥料的大仓库。仓库与商店都是三年前由乡农业互助合作社盖起来的。夏天仓库就成了粮食收购站。与涅兹堡相比规模小得多的小格拉别尼察村，兴建商店的事长期以来成了谈笑的话柄。但涅兹堡人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小格拉别尼察村的居民不客气地超过了自己的邻居，不但划出地方兴建商店，而且把义务参加建筑工程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来对待。

当两个民警骑着摩托驰过村子时，几乎所有的人家都亮着灯。

“全都知道了。”上士说。

“那还用说，我敢打赌，现在全村人都在那儿。”

班长没有估计错，在白色的商店楼房前面，摩托的前灯立刻照射到密集的人群身上。两个民警跨下摩托，使劲向大门挤过去。

“请散开！”上士喊了一声。“这儿没有什么可看的！你们怎么啦？没见过死人吗？早上还得出工呐！”

人群让出了一条道，放新来的人过去，但是谁也不想回

家。商店里挤得这样满，根本没法往里走。

“大家都出来！”上士坚决命令。

毫无结果。赫沙诺夫斯基站在门口，再一次要求所有的人出来，后来发现说话不管用，就不客气地抓住两个小伙子的衣领，断然将他们推到街上。班长也照着上级的样子行动起来。看热闹的人们发现公安人员是不拘礼节的，只好带着明显的不满走出商店。等到店里只剩下几个妇女和两个男人的时候，赫沙诺夫斯基才得以动手检查犯罪现场。

正象普通的农村商店一样，这儿靠着整个后墙直到天花板都钉着一层层的搁板，上面是各种货物。在磅秤旁边的地板上乱扔着一叠纸和一堆五兹罗提的银币。靠墙的长凳子上仰卧着安东妮娜，有人将一块白手帕盖在她的脸上，上士走到死者身边，把手帕揭开。

安东妮娜还不满五十岁，她是个高大结实的妇女，黑头发修饰得整整齐齐，好象刚理过发，脸上凝聚着极端惊奇的表情，似乎无法相信自己的死亡。蓝色绒线衫的右侧显出渗干了的血斑，巴维尔村长没有弄错，她当时就断气了，凶手瞄得很准，而且开枪就是为了将她置于死地。

上士很熟悉这个精力充沛的商店女售货员，听说过她的经历。她的作乡苏维埃主席的丈夫去世时，她的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作了家庭主妇。但她不肯坐等自己的女儿赡养，径自到售货员训练班学习，结业后在采哈诺夫城普尔土斯卡娅大街的店铺里工作了两年，三年前才调到小格拉别尼察村的新商店来。

“您看见她时就这样吗？”上士问一个妇女，他认出这是村长的妻子。